

蝴蝶

4

莉子

横饶

于海杰

韩嫣

唐缘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蝶(第一辑)

ISBN7-80607-564-X ¥200.00

I 花

II 唐

III 小说: - 当代 - 中国

IV I24.7

花 蝶 (第一辑)

◎作 者: 唐海潮等

策 划: 罗立群

责任编辑: 力 群 潘杜鹃

装帧设计: 杨 丹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社 址: 珠海吉大景乐路图书大厦4层

联系电话: 0756-3331403 3354041

邮政编码: 519015

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0 字数 4800千字

版 次: 1999年6月第一版

199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8000册

ISBN7-80607-564-X/I·237

定 价: 2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承印厂联系: (0752)2204682

花 蝶 4

1 再见钟情 (莉 子)

111 爱情烈火熊熊烧 (情 烧)

223 纯恋爱浓度 (于海杰)

339 小恶女情人 (韩 嫣)
(情人系列之二)

433 恋上一个异域来的人 (唐 缘)

珠海出版社



再见钟情

内容简介

奇怪了，为什么她有一种被设计的感觉？

外公使劲地将她推销给那个花花公子，
为了抗争，聪明的银霓非但借她钱，还建议她逃回台湾。

为什么她才一踏进台湾，

媒体全都说她是回来会未婚夫的？

而这个艳名远播的花心大少还真不挑食！

明知她拒绝当他老婆，他竟可以改收她当干妹妹？

还有，好像连向来拿她当宝的哥哥也参了一脚……

太过分了！他们居然联合陷害她！

哈！她要那么容易被耍，那她就不叫刁钻的蔚清庭了！

等着瞧！看看是谁戏弄谁……

1

抬头仰望那高耸的大楼，令人感到自己是如此的微小，何况她只不过是一个身高不过一六五公分的小女子，更是如此。

她的口中自言自语着：

“好啦！这下子可好了，中了外公的激将法，现在也没脸回加拿大去了。怪来怪去，也只能怪自己的脾气，唉……算了，还是先找到钧凡再说。”

说完，她便不由自主地摇摇头叹口气，缓步走进大楼里，也忘了理会上行人对她那自言自语的怪异行为所行的注目礼。

一口气从门口冲入大厅总经理的专属电梯内，带着既期待又作怪的心情。

“如果我假装是钧凡的情人进去，不知道会怎样……”

她吃吃地笑着。照他的个性，打死他，他都不会承认。反正他三年没看见她，今非昔比，当年的蔚清庭早已蜕变成妩媚的女人了，她想，一时之间他肯定认不出是她。

“咚！”电梯门开启了，她脸上浮出一抹娇羞柔媚的笑容，无限风情地走入威能股份有限公司。

“请问有什么事需要我为您服务吗？”

一踏进办公室，立刻就有位美丽的秘书走近她。这位女秘书的衣服真是“省钱”，公司那套淡紫色的窄裙，窄得不能再窄，短得不能再短，令蔚清庭一度怀疑——这样还能走路？白上衣也修改得好紧，硬是故意把身材显露出来；又涂着很艳丽的口红，身上撒满浓郁的香水，张着血盆大口，用一种轻蔑的口吻问她的来意。

“人家要找钧凡。”

蔚清庭说得好亲密、好热情；这下子，恐怕再也沒有人会认为他仍是清清白白、毫无瓜葛了。这位女秘书——张玉苹，一看见比她美丽的女人找他们的总经理，就不禁妒火中烧，况且人家还指名道姓的，不！她甚至连姓氏都给省去了，那她更是不能轻易放过她。

她上下打量着蔚清庭，淡青色的长裙，配上鹅黄色的衬衫；大大的杏眼像是深邃汪洋中闪动的粼粼波光，小小的樱唇，仅涂上薄薄的护唇膏，

又长又细又柔的头发，直泻到她纤细的腰上；身材娇小玲珑、轻盈可爱，且不施抹任何的胭脂与她形成强烈对比。在外表来说，蔚清庭比她多一分娇柔、纯真；论内在，她有意无意流露出的气质是文雅、高贵、优美的，张玉苹自然不是傻瓜，哪里肯让她接近总经理一步，随后，便打定主意，想让她离开。

“对不起，总经理正在忙，小姐恐怕没有预约吧！？麻烦你先预约，下次再来好吗？”她没好气地说，板着一副晚娘面孔。

“对不起，我知道我事先没预约，但我真的有事找他，可以帮我传个话给他吗？”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原先要整人的念头，早被那位以刁难为乐的秘书气得烟消云散。

“很抱歉，他正在和客户谈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能帮你传话。”张玉苹说话的口气愈来愈不客气，显得趾高气扬的。感觉起来，好像她才是总经理！

“那我在这儿等他好了。这里应该有会客室吧？”

蔚清庭硬是挤出一丝笑容，有礼地问她。天杀的！她这辈子还没那么窝囊过。堂堂商业界三大企业之一的蔚氏企业即将上任的总裁，居然被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秘书挡住，甚至连“他”的一面都没见到。

“要忍耐，不要生气！”蔚清庭喃喃自语，张玉苹的本事太大了，连她克制数年的脾气都快要因她而爆发了。

“对不起，会客室有人在使用，你请回吧！”

拜托！会客室本来就是给人使用的，又不是只能一人使用，摆明儿就是不让她见他。

“什么？请回！？”她的音调高了八度。

她真的火大了，她的偏头痛隐隐发疼，引起一阵昏眩。请回？她根本不知道要回去哪里，她才刚从飞机上下来，连回家的路早就忘得一干二净，还要指望她老哥带她回家哩！她是回得了家，只不过得在灯红酒绿的繁华台北玩上个十来天才行！所以，她在踏出机场大门时，没有搭往高雄的巴士就是这个原因！废话不说，见他还真不简单哩！往门牌上挂着“总经理办公室”的门给狠狠地踢去，难保他不出现。



“咦？奇怪！何时你的办公室变成菜市场了？”在宽敞的办公室里，有位身材挺拔、英气逼人的男子，放下手中的钢笔，好奇地盯着面前西装笔

挺、冷峻帅气却酷得吓死人的正主儿询问。看来，不是公司里的隔音设备不好，就是来人的嗓门大得可以。

“有吗？你少胡扯了。关于这次的合作，我们应该……”一阵又一阵的怒骂声，伴随“碰碰”的撞门声，老天！还有摔玻璃的声音从另一扇门传来。

“该不会是你的情人找上门来了？”颜思月讪讪地笑着。

“我出去看看好了。”季钧凡皱着眉头，不胜其扰的模样走出去。

在商业界，季钧凡、颜思月这两个名字可是响叮当的。他们是英俊、多金的单身贵族，哪个女人不想飞上枝头做凤凰？所以，主动上门找的、私底下过来委身的，甚至那些女客户，都直接指名找他们，只为了能看他一眼，因为他们都具备当明星的条件——

季钧凡，三十岁，现任威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特征：冷峻、威严、一丝不苟

颜思月，二十八岁，现任莱特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特征：温柔、多情、条理分明

一位适合做丈夫；一位适合当情人，可说是炙手可热。



“你放开我！”张玉苹忿怒地吼着，美丽的脸早已因为怒气而有点扭曲变形了，她的手正被蔚清庭扭着，动弹不得。张玉苹怎么也想不到，看起来娇弱的她，竟然有两下子，她不仅没挡住她，反而被她抓得死死的，还当着大家的面给她难堪；从此，她要如何立足下去。

“小姐，请你放开她，你在这里惹事，我们要如何工作？难道要我们报警处理吗？”

周遭的工作人员看见张秘书这样，想帮她又苦无办法，只好在旁劝着，其实他们早就被蔚清庭那种泼辣、剽悍的神情吓呆了，原本那么淑女的模样，怎么……转变得太快了吧！

“好吧！我也不想让你太难堪，只要让我见到钧凡就好了。”蔚清庭故意用一种赦免的语调说。凡是惹她生气的人下场都很惨，所以直到现在，她仍然是名花无主。随手一松，放开她，但张玉苹可不是那样好欺侮的，手一抽，转过身便要赏她一个火辣辣的巴掌。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声暴怒的声音从蔚清庭身后窜起，喝止住大家。

蔚清庭被那威严又熟悉的声音深深地震撼，几乎不能自己。就是他了！那个呵护自己就像是宝贝一般的大哥……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张玉苹扬起来的手急倏地往下落，而蔚清庭反而呆呆地站在那儿，张玉苹激起的新仇旧恨所加起来的力，更是大得惊人，这一掌下去，蔚清庭的脸非肿上三天不可！

“啊！”一阵呻吟声。

张玉苹跪在地上，一只手抚着那只想伤害蔚清庭的手，狠狠地瞅着眼前的那位男人。

“张秘书，究竟是什么事需要如此地大打出手？这样有失你的风度！”颜思月笑着问她，但深沉锐利的眼光，不容置疑地表现出他的不满。

他一向是不插手管季钧凡的事，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嘛！但是，他是看不惯仗势欺人、欺侮弱小的事情发生，所以正当他亲眼看见身高一七八公分的张秘书要打一个身高可能只到自己肩膀的小女人时，保护她的欲望更是强烈，即使她是他从未见过的陌生人，就当做自己在日行一善吧！

“张秘书，你需要好好解释一下。”季钧凡冷冷地看着她说。

看向蔚清庭，那熟悉的眼神，令他心头微微一震。她好像一个人，他的……又看了一下她……那陌生的面孔……不对！不对！她是短头发，而且“很残暴”的！再说她向来不穿裙子的！

而蔚清庭则是一句话也没说，只露出诡异的笑容和淘气的神情。哈！只要我不开口说话，一百年你也认不出我！她心里顽皮地想着。

“总经理，我们原本上班上得好好的，我说您在与客户谈话，她不听，她硬是要闯进去。”

她一副小媳妇被人欺侮的样子，还眼眶红红的，希望能博得季钧凡的同情；唱作俱佳的表现，该颁个最佳女演员奖给她才对！

“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吗？”季钧凡冷冷地问她——那个把他的地盘搅得天翻地覆的恶魔。

她摇摇头。

“你——”季钧凡简直快要破口大骂，她这不是整人吗？没事就把他的办公室捣毁、把玻璃杯打破、把他的秘书架起来！他总算找到除了他那古灵精怪的妹妹外，又令他头痛的人。

看来，他是真的不记得她了。三年前，季钧凡去看她的那天，刚满二十岁的她正巧碰上空前的痘痘期与失恋日，满脸的豆花、男生头和现在的

她差了十万八千里，虽然平日常常通信、打电话抬杠，照片可是一张也没给过他，像今天也是毫无预警地就回来，唉……真难为他有这种妹妹了。

蔚清庭突然走向他踮起脚来，用她那白嫩细致的小手摸了摸他的脸。

“你……在做什么？”季钧凡诧异地问着那位引起轩然大波的女人，她那勿忘草般迷人的双眸，让他看得痴了。

“你这个冷血动物，变得好多，我都快认不出你了。”她用她数十年不变的清纯、稚哑的口音幽幽地说。

当然！一段令他快忘怀的回忆全涌了上来。两兄妹一起嬉戏、哭泣的时光，像是走马灯一样，围在他的四周。

是她吗？真的是她吗！？

三年前……她还是个小丫头呢！只见她一身花格子的上衣，配上牛仔吊带裤，穿着长统马靴，短而俏丽的头发飞扬在空中，一对灵活的双眸不停地溜转，骑着马奔驰在加拿大的牧场里。

他注意到这丫头长大了！如今站在面前的已是位亭亭玉立的淑女了，但尽管如此，她坚毅的眼神、易怒的个性，不管世间如何的物换星移，它们都永远不会改变。

不错！那就是他唯一钟爱的亲生妹妹呀！

“清庭，真的是你吗？”季钧凡不加思索，紧紧地抱住她，脸上的冰冷早已瓦解，一会儿又把她拉开来说。“让我看看，变了好多，我以为你这辈子再也不穿裙子了呢！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先写信过来通知我？存心想整我吗？你的偏头痛好了吗？”一大堆话像连珠炮般的从他口中传出来。

“为了给你一个惊喜嘛！你还把我给忘记了。”蔚清庭极力忍住激动的泪水，开玩笑地说。想不到分别至少有八年之久，除了三年前的短暂相聚，他竟然还记得困扰着她的偏头痛，不禁鼻子一酸，晶莹的泪珠还是忍不住滴了下来。

“好啦！好啦！不哭！不哭！”季钧凡轻轻地抱着她，拍拍她的背，哄着她。

全部的人都傻了眼，有多少回，凡是仰慕季钧凡的女人，他都毫不犹豫地轰她们回去，这回，总经理不仅没有如此，还很温柔地对待她，可是头一回！

“人家才刚下飞机，我把家里的地址忘记了，找不到路回家，因为每次都把信寄到你的公司嘛！所以只好来找你，被你的女秘书挡着，根本都见不到你，而且，她还要赶我出去，人家一急，才大吵大闹的。”她满脸委屈

地说，不过这倒也是事实。

“张秘书，是这样的吗？”季钧凡冷冷地、不带一丝情感地说。其实，他老早就已听过好几位女客户向他抱怨这种事，以往念在她工作的勤奋、努力，也就没计较什么，但现在看见她的行为……她居然还想打蔚清庭，自己平常都舍不得骂，更别提打了，幸好颜思月挡住她，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总经理，你一向不是不喜欢仰慕你的人来找你吗？”

“难道只要是女的，就是仰慕我的人吗？如果她是客户，怎么办？生意就不用做了吗？何况有人来，你应当先通知我，怎么可以擅自做主！”

“难道她不是仰慕你的人吗？看她的样子会是客户吗？”张玉苹也豁出去了，从小到大还没有人对她这样，她狠狠地瞪了蔚清庭一眼。“我看哪！根本是只狐狸精！”

“你……”季钧凡恨不得冲上去撕烂她的嘴。他从不打女人的，但是为了蔚清庭，他愿意破戒；为了她，就算是牺牲生命，他也甘愿。

但蔚清庭抓住他，对他眨眨眼，不希望他为了她牺牲那么大，况且那场战火也是她挑起的，哪有找人“代打”的！

“喂！你是什么态度，你干嘛扯到钧凡？我是狐狸精那又怎样？你又管得着吗？你是羡慕，还是嫉妒我比你漂亮？”蔚清庭可不是好惹的，她可是多伦多大学辩论社的社长，拿过的奖杯多得不胜数。

“我……”张玉苹一时语塞，这代表蔚清庭又轻松地大获全胜。

季钧凡哪里肯让她在那里自贬身价，她似乎还很得意哩！

“我慎重地告诉你，她不是什么狐狸精！她是我的亲妹妹，我不允许你这样侮辱她！明天你不用来了，薪水我会叫人汇到你的户头里去。”

“她……不是你的情人？”

她发现她错得好离谱，而且还被耍得团团转，没有人会对自己的妹妹疼爱至此，难道他有“恋妹情结”？这男人难道不正常？在哀悼自己美丽的梦幻已经够可怜了，偏偏又正巧瞧见蔚清庭那促狭的眼光……

她抓起地上因为刚才吵架推挤而摔破的碎玻璃，欲往蔚清庭她那如花似玉的姣好容貌划去……

偏偏她连蔚清庭的边都没摸着，又被颜思月拦住，交给预先通知的警卫处理。

“思月，对不起！麻烦你了！合约我们明天再谈好吗？我先送我妹妹回家，把她安顿下来。”

蔚清庭则是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那个解救她两次的救命恩人。

他很高，有一百八十公分吧！脸上的五官还不错，满帅气、洒脱的。可惜！太可惜了！从商真是太可惜了，不然他那阳光般灿烂的笑容，不知道可以迷死多少少女的心呢！不过，老是看他笑，下巴不会脱臼吗？……有点像白痴！下回被我碰到的话，我一定让他笑不出来……

“啊……哥！你轻一点嘛！”她还不想完，季钧凡就赶紧拖着她回家，免得她又做出伤天害理的事，谁教她的一举一动正代表着“灾难”！



“哥，对不起，一回来就给你惹事！”

实际上，蔚清庭并不是那种爱整人、任性又无理取闹的人，而是她有双锐利的眼睛、一颗细腻的心。她和张玉苹打照面的那一刻起，她就明白她到公司是别有企图的——想当她大嫂！而那位呆头大哥居然瞧不出来，还让她留在公司里影响生意，所以她只好当“罪人”，亲自为他清理门户喽！至于要整颜思月的事嘛！只是好玩、好奇罢了。

“没关系，其实我老早就想开除她了，你回来，倒帮了我一个忙。”可见季钧凡多多少少也知道她恶作剧中真正的原因。

“这回外公怎么会准你回来？我和爸求了五、六年都没着落呢！”他看了一眼蔚清庭，才专心地注视着前方的车辆。

“他要我接掌蔚氏企业。”她平静地说。

“什么！”车子突然往右晃了一下，但很快地又回复过来。

季钧凡还是把车停在路旁，免得待会儿再听见重大的消息时，会一时控制不住；她老是这样“语不惊人誓不休”！再好的修养也会被她磨光。

“说吧！你还有什么事，统一口气说出来，不要一鸣惊人，好吗？”季钧凡呼了一口气。

自从外公把她接去加拿大时，就知道以后的她必定是掌管未来蔚氏企业的总裁，但毕竟那是台湾前三大企业之一，突然就丢给自己的妹妹，不惊讶是骗人的，况且这丫头才二十三岁，除能力、经验尚显不足外，现在的她应该是享受青春的时候。

那老头子到底在想什么？他心里暗暗地思考着外公可能的想法，及将该如何协助她工作。

“还不是外公害的！其实我才不想接呢！但是外公说，如果不接就要把我嫁给莱特企业的继承人，让他处理公司的事；不然就继承他的衣钵，乖乖做个女强人……你认识那个继承人吗？据别人说，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超级帅哥，不过我看哪！他铁定是个大花痴！有人说他平均每一个星期换一位美女，是个超级花花大少！我才不屑哩！所以，我就说要回台湾继承，想不到反而被外公算计……他在国外大放风声，说我是回国见未婚夫的……我忘了打听他也在台湾，而蔚氏企业在外销产品上的经手人就是他的公司，想不碰头都很困难。外公为了怕我逃跑，把我的资金全冻结外，还扬言要断绝关系呢！”蔚清庭一副可怜兮兮，欲哭无泪的表情。

季钧凡不禁被逗笑了，原来外公处心积虑，不惜和蔚清庭断绝关系，只是为了帮她找一个可靠的老公？的确，也只有他外公做得出来。

他心里暗暗想道：外公啊！你还真有一套，想挑个英俊又多金的孙女婿，但是方法却错得离了谱，这回居然想逼婚！

先不说颜思月会不会喜欢上那多花样的俏妮子。他看了看坐在他身旁的她，虽然，严格地说，应该有八年没在一起了——除了三年前那次以外。她的个性却丝毫未变——崇尚自由、不按牌里出牌；清庭就如同它的谐音“蜻蜓”，在晴空自由地飞翔，却不知它将何去何从；虽然不像蝴蝶那样华丽，但它有双精灵般透明的羽翼，乘着微风，遨游天际……且她最痛恨被别人摆布，不知谁才有这般能耐为她张起情网，而她又甘心受缚……

“哥……你在笑什么？发什么呆啊？”蔚清庭扯扯他的西装外套。

“没什么事，坐好喔！我们回去吧！”他发动引擎。

“哥……”她抓住他放在排档器的手。

“干嘛？”

“我……”她欲言又止，支支吾吾的。

“什么？别拖拖拉拉的。”季钧凡煞有戒心地问。从小时候起，每当她有这情形出现时，不是闯了大祸，就是有求于你；不知道长大后的她，是不是也是这个样？

“我想去看看妈……看她过得好不好。”蔚清庭的泪水又泛滥了。

季钧凡则用手摸摸她的头，心疼地说：“好！我们去看看她。”

的确，他也有一阵没去看她了，发动引擎，转个弯掉头开去。



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淡水河的全景，这是她母亲生前最钟爱的地方。

山头上，冷风一阵一阵地袭人。淡水河被夕阳渲染得更美丽，一片金澄澄的。季钧凡虽然平日对人、事、物都相当的沉静、冷淡，但对亲人以及好友可是相当的亲切、随和的，他早已温柔地为蔚清庭披上他的西装外

套，担心她着凉、感冒了。

蔚清庭放了一束路边采的小雏菊，放在坟前说：“妈，我回来了，我们好像八年没见了，不是吗？您看我是不是变漂亮了……我有好多话想告诉您。”

一旦想起八年前，母亲为了他们而死——虽然案情早已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但是在心中总有无限的悲痛，令她不禁哽咽、痛哭失声……她抬起迷濛的泪眼，跪在坟前看着母亲生前的照片，她从不带她的照片的。她一直把她刻在心里、埋在心底，丝毫不让别人知道，真的她不能再让爱她的人担心、受怕了。

“妈，您看！清庭真的是长大了，愈来愈像您了，您可要好好保佑她，让她找个如意郎君，不然，她老是哭哭啼啼的，怕找不着老公。”季钧凡戏谑着她。

“妈，我哪有！您不知道哥哥才是呢！今天……”她也不甘示弱地反击回去，当然，她也明了他的苦心。

“那又不是我的错，是她自己一厢情愿，我又有什么办法！”他倒是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跟他没关系似的。

“是吗？”她很谄媚地笑笑，和脸上的泪痕形成强烈对比。

“如果不是你在卖弄风骚，让她对你一见钟情的话，那我怎么会罔顾淑女风范，跟她大打出手？”她不服气地说道。

“清庭，你哥我可是男人，注意点你的措辞，什么叫卖弄风骚！”他有些哭笑不得。

“喂！卖弄风骚又不是女人的专利，既然女人可以用，为什么男人就不可以用？”看来，蔚清庭还满崇尚女权的嘛！

“好！好！好！说不过你这人小鬼大、超级鬼灵精。”他宠爱地摸摸她的头。

“嘿！嘿！嘿！”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妈！对不起！又打扰您了，有空时，我和清庭会再来看您的。”说完，他转向蔚清庭说：“清庭，我们回去吧！”

“万岁！”她高兴地勾着他的手——回家，那个阔别已久的家！



“先生，少爷回来啦！”在这个家中服务二十五年的王妈，看见刚踏进大门，身边还带了一个面孔生疏的女子时，连手上抱着的花瓶都摔得稀巴

烂。“少爷！您终于开窍啦……我们季家有香火啦！老爷！老爷！快来看啊……”

“王妈，你不认得我啦？”软软的身躯抱住王妈，往她的脸颊猛亲，直嚷嚷着。

“你……啊……是清庭小姐？”怔了三秒的王妈忍不住大叫着，那个曾经疼到骨里的小娃儿终于回来了，长得那么大了，真是女大十八变哪！“真的是小姐耶！”

季仲祥一听见自己的女儿回来了，高兴地跑得比谁都还快，但一见到她，脸又沉了下来，开口就骂。

“清庭，你总算回来啦！我以为我要去各大报刊登：爱女走失，有心人士请速电——”但他严父的样子维持没多久，就在她的亲吻攻势下正式宣告阵亡。

敢情是她太久没发泄了？事实上，她可常用这招安抚她那——被她气得要离家出走的外公、外婆，想不到用在她父亲大人的身上，效果一样不错哩！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等蔚清庭亲够了，肯离开他的脸后，她才奇怪地问，这之中似乎透露诡异的气氛。

季仲祥也才神情稍缓地说：“今天下午，你外公突然打电话，叫我去机场接你。害我等了一个下午，都没看到你，既担心又害怕的，要是你迷了路怎么办？”

“什么！外公叫你来接我！？”她大叫着。“不可能……我的计策，怎么会被外公拆穿？”她喃喃自语着。

自从蔚清庭和他吵架后，他就把她的钱扣留着，连在外面买一瓶可口可乐的钱，可能都没有呢！照理说，三天前她离家出走，他们应该先从加拿大找起才对，而这一找，应该要花上两个月的，怎么那么快……

“啊……银霓，我要宰了你！”蔚清庭忿怒地叫着，她早该想到的，那家伙何时安分过！

这小魔鬼那么好心地把钱借给她，还告诉她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地方！要她逃到台湾来，而她……她还真呆呆地听她的话。可恶！她在心中气愤地骂着。

“好！你胆敢算计我，我会好好地这笔帐记着。”唉！俗语说得好！惹熊惹虎，就是不要惹到恰查某。

“清庭，你怎么啦？看你气成这样，谁惹到你了？”季钧凡很吃惊问。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让她生气？叶银霓？不是蔚清庭信中常提的知己好友

吗？她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让她张牙舞爪、咬牙切齿地气到最高点？他真的很好奇。

“没事！没事！哥，我肚子饿了。”她发现自己太失控了，所以跳开话题，但是她真的很生气，银霓居然敢拿她的婚姻大事开玩笑！

“清庭，人以和为贵，你不要去捉弄人家，知道吗？”他父亲义正辞严地说，照她的个性，她不把别人闹得人仰马翻、鸡犬不宁，那才叫奇迹！

“拜托！爸，我不会这样做的啦！”对！她不会自己去做，但她会指使别人去做。

那年夏天，刚满五岁的她，进了一家有名的贵族幼稚园，她一身雪白的肌肤，红通通的小脸蛋干干净净的，嘴儿又甜，老早就把幼稚园里老师们的心，给勾得一干二净；有时，别的家长来带小孩时，都会抱起她，直嚷着要收她做干女儿！当然，树大招风，引起以前幼稚园里人称“小公主”的小女孩——珊珊的不满，常藉故拉她的头发或者踢她的脚。

小清庭哪是那种胆小怕事的人，她给了一个小男孩一块糖，叫他当众亲珊珊一下，当然，她哭得很凄惨，因为她是女生国里的人，怎么可以给男生亲呢？但老师们觉得没什么，也就没处罚那个始作俑者蔚清庭，还认为珊珊太大惊小怪。但是，从此以后珊珊再也不欺侮她，相对地还很感激她，因为从那次后，就再也没有女生肯跟珊珊玩，还是小清庭不计前嫌跟她在—起，也帮她重新交回那些朋友。

够强吧！有哪个人能够狠狠地把人家整了一顿，还赢得对方的感激和友情？恐怕也只有她才做得到吧！

“清庭……”季仲祥还想多叮咛她几句。

“爸！放心吧！啊……我的头好痛！”她一副痛苦的样子，这又是她另一个花招吗？

事实上，大家都错了，当季钧凡发现不对劲时，赶紧抱住她快站不住的身子，脸上的血色正一点一滴地褪去，原本就白嫩的面容更是苍白得吓人，显得一脸的病态，豆般大的汗滴更是落个不停。

“清庭！清庭！你怎么啦？你别吓我们！”他们父子俩可是吓坏了，他们心目中的蔚清庭除了当年的那场枪伤外，连个伤风、感冒都很少打倒她，如今她这个样子就好像当年的她，而他们又将再一次失去她一般。

“爸！哥！我没事。”她勉强地说。乖乖！她的偏头痛说来就来，感觉起来就像是坐了十趟的云霄飞车般的天旋地转，转得她老眼昏花，眼睛更是远近不分而迷迷濛濛。

“我吃点药就没事了！”她径自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药，拿了几颗吞下去。

“清庭！要不要去看个医生？”季仲祥担心地问，眉毛皱得都快打好几个结了。

“看医生！？不要！打死我，我都不要去！”她最讨厌看医生，最痛恨上医院。

她的母亲就是死在医院的，而她认为那些医生根本没有尽力。其实他们都尽力了，只是难与天争命啊！

“清庭……”季钧凡也哄着她，想让她乖乖就范。

“不要！不要！这只是老毛病！我不要上医院……”她像个小孩似的捂着耳朵叫着。

唉！只要她一拗起来，全部的人都拿她没辙。

“你们不要再说了，我这个偏头痛的毛病老早就有了，也看了很多次医生，就是不会好，不然外公早就帮我医好了。”

蔚清庭的外公常千方百计地想医好她，只不过都被打了回票，就是——被她给溜了！当偏头痛发作时，小则头昏、发冷汗，重则昏迷、呕吐，而且怪的是——只要她一生气，不消十几分钟，一定头痛欲裂。什么原因？她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八年后的后遗症。

“你说这就是你的偏头痛！”

他简直不敢相信，她在信上说的偏头痛一发作起来竟是如此惊人，而她居然都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小毛病。

“爸，这件事以后再说，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她疲惫地说。

“先生，我看小姐搭了一整天的飞机，已经很累了，现在又不舒服，还是先让她休息吧！看病的事，等小姐好一点后，再谈也不迟！”王妈讲话向来是最正确，也最有分量的，听她的话准没错！

“好吧！王妈，你先带她上楼休息；我待会儿会把饭送上去。”季钧凡把坐在沙发上的蔚清庭扶了起来，让王妈扶她上去。

2

下午的阳明山，在夏季是凉爽的，不像城市那样沉闷、炎热，在这儿可没有喧嚣的车声，耳边只有林间小鸟的啼声和窗边随微风飘送的风铃声，怎不令人陶醉得欣然入睡！“夏日炎炎正好眠”正是这时最好的写照。

“叩！叩……”一阵敲门声，吵醒了正在酣睡的蔚清庭，她似乎还没睡醒，揉着惺忪的睡眼向四周看了一下。